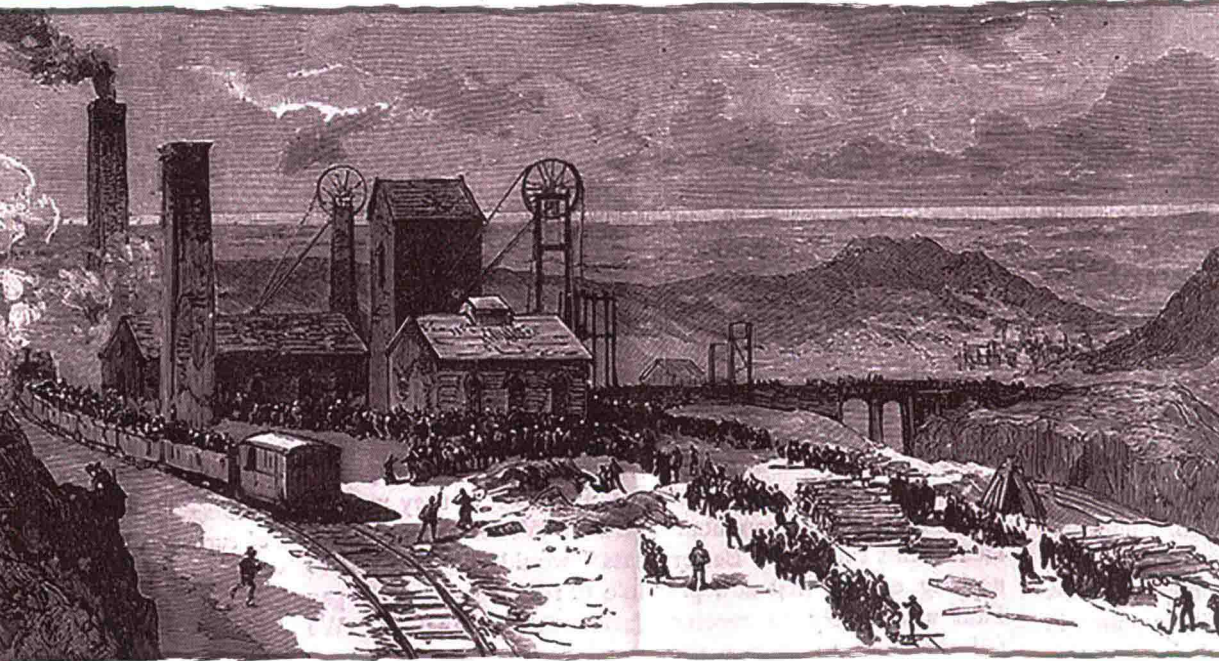


黑色 雀群

佟玉宝◎著



一幅八十年代初期京西矿区的**社会风俗画卷**
一曲矿工儿女**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青春之歌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黑色 雀群

佟玉宝◎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黑色雀群 / 佟玉宝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08-5223-7

I. ①黑… II. ①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5238号

黑色雀群

作 者 佟玉宝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6开

印 张 30.25

字 数 470千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223-7

定 价 42.00元

山歌一曲入梦来

谭烈飞^①

品读玉宝的小说《黑色雀群》，好像听到一曲熟悉的山歌，许久在耳畔回荡。这熟悉的内容，亲切的旋律，勾起了我的回忆，也引起了我的共鸣。

上了一点年纪以后，才更深地理解往事并不如烟的寓意，往往更多地回忆儿时的点滴往事，梦里总是会回到儿时，一幕幕似乎可以触摸到、嗅觉到，甚至可以尽情地拥抱到。多么渴望回到那个时候，但是，往日似乎只是存在于梦境中。

一个人最好的运气是梦想成真，我似乎真的碰到了这样的大运。我同学佟玉芬告诉我，他的二弟玉宝写了一部小说，写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故事，所有的人物、一切环境都是我们曾经共同经历过的。玉宝在第一时间把书稿发给我，我将信将疑地读起来，那简洁的对白、鲜活的人物、熟悉的地名、平凡而又曲折的生活琐事，完整地勾画出一幅充满激情的生活画卷。

玉宝的这部作品，是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为背景，以北京西部的房山煤矿为圆心，记录了方圆几里之内的往事。这些地方也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是我梦境中出现最多的地方。我从小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尽管天下之大，有无数的美景曾让我惊叹和留恋，但是，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倾注的是我的情感。作品中的水平矿就是房山矿的别称，坨里、磁家务、陈家坟、大桥头、东区、西区……这些名字，就像我身上的胎记一样熟悉，并带有与生俱来的情感，我会联想到那里建于唐代的古庙、建于辽代的古塔，永远挺拔的、不会枯倒的古松（遗憾的是它已经倒了），而作品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记录了一些“待业青年”真实往事，恐怕知道这些词句的已经不多了，也很

① 谭烈飞：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志》副主编、著名地方史专家、民俗史专家，著有《京西史迹》《志鉴求道》《色调·高度——解读北京》等著作，编纂有《北京人物志》《中央机构志》等重要志书。曾在英国大英图书馆、清华大学、北京电视台等，举办北京历史文化讲座。

少被提及。

玉宝故事中的这些人物，许多人都使我感到熟悉和亲切，触手可及。犹如我的兄弟姐妹，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场面、没有石破天惊情节，但是，在这些矿区的小人物身上，确是一段国家历史的缩影，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那段历史已经随着计划经济走向了终结，市场经济的车轮在加速，生活在最基层的人们是怎样生活、怎样应对、怎样付出，又是怎样得到的，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娓娓道来，就像一缕清澈的小溪，让人不得不俯下身子来享受。

我和玉宝从小就认识，他是一个善良朴实的小弟。他的小说，艺术创作的成分很少，生活纪实的比重很大。主要的人物和事件，都来自我们共同熟悉的矿区生活。我不由自主地就“对号入座”了。故事中的人物，有些是我敬重的长辈，有些是我鄙视和讨厌的小人，这一切似乎也和我联系在了一起，自觉与不自觉地充当了作品中的一个角色，也许，这就是作品的高明之处、精妙之处，我也在猜测哪个人是作者的化身。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多元文化各显其能的时代，百花齐放带来了异彩纷呈，但是，不能否认粗制滥造的所谓“快餐文化”也充斥在了某些显赫的位置之上，然而，我可以负责任地、毫不吝啬地由衷叹服玉宝的这部作品，它是一部值得赞许的佳作！

年轻时，我也曾经是一名“文学青年”，此后，一直从事民俗文化研究。我理解的文学佳作，至少应该具备这样的条件——

一是，作品应该是与它所描写的那个时代是合拍的。真实地留下一个时代的记录，让后人通过对人物以及人物生活的记录来认识这个时代；同时，又是通过解读这个时代，以一个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通过生动的形象、精妙的语言、鲜明的人物性格、栩栩如生的故事来审视和认知一个时代，具有历史责任感的视角和担当。

二是，作者应该把自己深深地镶嵌在作品之中。这里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故事都倾注着自己的真实情感，关键人物和事件是都与自己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遣词用字中的每一个符号都是心血的结晶，具有自始至终的责任意识。

三是，对艺术追求中锐意的创新。生活的积累是雄厚的基础，但是，生活毕竟不是艺术，或者说仅仅在生活的层面发掘得再深也不能自然而然地生发出让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形态，作者的对艺术的追求和积累，在作品的谋篇布局、人物刻画、情节处理、语言对白都体现着作者的文化造诣。

我和玉宝虽然早就认识，可是已经二十多年没有联系了。拿到作品的时候，非常想知道作者的经历。从年龄来看，玉宝是我的小兄弟，我已经记不

起他当年的样子，在看到 he 写的其他作品的时候，才更深地了解到为什么他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

玉宝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从出生开始，就经历了时代的变革，有人说过“生活是最好的教科书”，正是这种经历，造就了他，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这也就决定他的作品为什么这么地贴近生活。玉宝没有值得炫耀的学历，他最值得炫耀的是比大多同龄人更加曲折的生活的历练。他从十六岁开始，先后在煤矿、水泥厂、炼铁厂、炼钢厂等单位，工作过 36 年。并且长期在大型国有企业，从事了基层宣传工作。他的足迹遍布房山、门头沟、石景山、首钢曹妃甸新区，这期间他经历了一些历史事件，接触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写出了大量的新闻和文艺作品。30 年的笔耕不辍，练就了他扎实的文字功夫。

玉宝从小爱读书，爱思考。我手头有他写的散文《此生最爱是书香》，记录了他真实的学习经历，他从童年开始就对读书如饥似渴，在房山的小山沟里，把能找到的书都尽情地浏览，成年以后更是痴迷于写作，下面的几行文字可以领略他学习成长的一个缩影“当时，我的孩子才三四岁，租住在石景山区广宁村的平房里，房子离‘丰沙线’很近。夏天，野草丛生，蚊虫乱飞。冬天，风沙弥漫，天冷屋寒。夜里过火车，床板都跟着乱颤。当时，烧‘蜂窝煤’作饭、取暖，我经常因为看书、背书，忘了换煤，吃不上饭，冻得在屋里跺脚……”铁杵成针，玉宝通过自己超常的努力，不仅从一个矿工的儿子成长为一名“文化人”，而且写出一部近 40 万字的文学作品。

玉宝姐弟，让我为这部小说写序，我既感到盛情难却，也感到义不容辞。因为，我毕竟是一个史学工作者，隔行如隔山，不善于从文学的角度来评点，但是，作为一个读者、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我向大家推荐玉宝的《黑色雀群》！我为有我们山沟里出现这样一位作者而骄傲！

（2017 年 4 月 8 日草于三星宅）

Chapter 1 第一章

—

一登上从天桥开往京郊房山的长途汽车，姜海不由得激动起来。

上午开往郊区的汽车，乘客不多。姜海找了一个车尾的座位。一路上，他的眼睛盯着车窗外，心思却回到四年前。

那些令他惊恐的画面，清晰地浮现在眼前。

1976年唐山大地震，对许多京城人来说，只是短暂的惊恐和长久的谈资，却成了改变姜海人生走向的一个重要拐点。

姜海是平西矿务局的矿工子弟。他家所在的水平煤矿，位于京郊房山，是矿务局“八大矿”之一，有正式职工四千多人。

地震那年，姜海刚上高一。因为地震，学校的正常秩序受到影响。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见天和小伙伴疯玩傻闹。

水平矿的家属区，分散在矿区的山坡、山沟里，分为大梨园、小梨园、石灰场、矸石坡等多处。除了大梨园有十来栋家属楼外，大多数都是“排子房”。

姜家六口人，父亲姜运果在井下采煤。母亲张雪莲是“三八队”的家属工。姜家三儿一女，老大姜山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支边。老大一走，老二姜海不得不帮着家里张罗事。

帮着帮着，帮出事来了。

这天早晨，姜海正在抗震棚里睡觉，他妈头戴草帽，探头问：“海子，上学去吗？”

“不想去。”姜海睡眼惺忪地说：“去了也不正经上课，不是上体育课，就是劳动。”

“那就甭去了。你睡够了，头中午买回点菜来。”

“嗯，我知道了。”

“张姐，走吧。”邻居两位同事从房前走过，边走边打着招呼。

“来啦。”母亲一边答应，一边往外走。走出几步，她又返身敲打着窗棂，“海子，海子……”

姜海想睡个回笼觉，不耐烦地问：“您又什么事呀？”

母亲提醒说：“找人给老师带个信儿，省得学校惦记着。”

“我知道了。”这么一折腾，姜海的困劲也过去了。他麻利地爬起床，去后排房子找黄三儿。

矿上的老菜店，在矿区的中心位置，离各个家属区都比较近。老菜店的房子被地震震裂了，在矿区外建了一个临时菜店。矿上家属要买菜，就要多走很远的路程。

姜海上完公共厕所，没有回家，绕过几排房子，到黄三儿家去堵他。

他和黄三儿同届不同班。矿上的学校，只有小学和初中，高中在磁家务村。从矿上去上学，单程也得半个小时，所以学生们都有点发憊。

黄三儿上面是两个姐姐，父母都是矿上的中层干部，对他管得很紧。

黄三儿背着书包正走出院门。

“站住。”姜海大喝一声。

黄三儿身子一激灵，夹在油饼里的咸菜丝，大多掉在地上。

“大早晨的，你丫闹什么猫呢。”黄三儿一半儿不满一半亲昵地说。

“一会儿陪我买菜去，”姜海拦在他面前，“买完菜，游泳去。”

“我去不了，我得上学。”黄三儿无奈地摇头。

姜海撇撇嘴说：“学不学，都上学；会不会，都插队。瞎混两年得了。”

黄三儿抱怨道：“我们那个班主任‘姜大麻子’忒事儿妈……”

“装病。”姜海出主意。

“算了吧，”他连连摇头，“我们家那两个‘假马列’，真不好糊弄……”

“滚，‘窝囊废’。”姜海佯装生气，踢了他一脚。

黄三儿说：“你帮我带点菜，要不我放了学还得去买菜。”

“不管。”姜海一口回绝。

“二哥，求你了。”他一劲儿作揖。

“拿钱来，”姜海伸过手，“菜钱，跑腿钱。”

黄三儿说：“你先垫上。中午我再给。”

“那把油饼给我吃。”姜海抢过他手里的多半张油饼，边吃边往家走。

二

姜海提拎着菜篮子出了门。

新菜店地方挺大，靠路边几间门脸房，卖猪肉和水产品。进了大门，是一个大院子，新搭建了一个钢架石棉瓦的棚子。靠外面是一溜齐腰高的铁皮柜台。院子一角，是一溜猪圈。两条黄黑色的大狗，在菜店里四处游荡。

柜台前已经围了三十多个顾客，大多数是四五十岁的妇女。棚子里没菜，两个售货员坐在荆条筐上聊天。

因为天热，顾客们三五成群地躲在荫凉里闲聊。五六个半大小子，在菜场里来回疯跑。

柜台前歪歪扭扭排着一溜菜篮、书包，姜海忙问道：“谁的‘后尾’（队尾）呀？”

“是我。”走过来一个女孩，姜海认识，她叫霞子，以前一个家属区的。

“你没上学？”

女孩淡淡一笑，“没那么多教室了，每天上半天学。”她接过他的菜篮，“先占上地儿，上荫凉儿等着。”

俩人来到树荫底下。他没话找话地问：“今天来菜吗？”

“说不好，昨天就没来。”她鼓动说：“你去问问，我不能久等，中午还得做饭呢。”

姜海说：“这还叫事儿。”说着，他朝菜棚里走去。霞子跟在后面。

两个售货员听听脚步声，同时抬起头，看着他俩。

姜海满脸堆笑地问：“两位大姐，打听一下，今天来菜吗？”

圆脸的售货员搭腔道：“谁说得好呀。这些天老下雨，菜不好摘，路也不好走，一点准儿也没有。”

姜海讨好地说：“您打个电话给问问，别叫我们在这儿傻等着呀。”

她不耐烦地说：“打电话，就一台电话在店长屋里呢，来回要走好几分钟哪。”

“那我们怎么办？”姜海也有点不耐烦。

“我怎么知道，”圆脸站起身，“愿意等就等，不愿意等就走人。”说着走进旁边的休息室里。

霞子说：“别搭理她们，卖个破菜牛皮哄哄的。”

他俩走出菜棚，立即有四五个妇女围过来，打探消息。

姜海摇了摇头说：“她们也没有准信儿。”看到大伙失落的神情，他出主意说：“咱们再等一个小时，过十点半不来菜，就回家做饭去。”

“我家里没有青菜了。”“我家也是。”“这叫什么事呀。”大家议论纷纷。

正是八月中旬，天气十分闷热，渐渐地，天空阴沉下来。一些人等不及了，提前离开了菜店。

又等了大半天，仍然不见送菜车的影子。霞子无奈地说：“我等不了了，再等耽误做饭了。”

姜海想和她就伴，就说：“菜车一般是从坨里来，我们迎着它走，迎不着就从小道回家。”

十多个人跟在他俩后面，大家顺着菜店前面的马路蹒跚地往前迎去。

三

天越发地阴沉了，四周灰蒙蒙的。

走出菜店二三百米，前面是一个丁字路口。人们正打算散开，突然一个小男孩兴奋地嚷道：“听，有拖拉机来了。”

大家屏声静气，远处隐隐地传来一阵突突突的声音。

八成是送菜车来了。大家兴奋地眺望着，等待着。不一会儿，一辆驮满菜筐的拖拉机迎面而来。

这条小马路是砂石路，表面坑坑洼洼，还有一些积水，手扶拖拉机东摇西晃，行驶的速度很慢，被大家围在中间。

拖拉机上驮着两层荆条编的菜筐，一些豆角、黄瓜，从菜筐中间的花格中露出来。

“老乡，是给矿上送菜的吗？”

“是呀。”

“豆角多少钱一斤呀？”

菜筐顶上坐着一位穿半袖汗衫，戴大草帽的姑娘，大声说：“我也不知道，是菜店定价。”

正说着话，两个半大男孩从车后的菜筐里，偷偷地抽出两条黄瓜，转身就跑。

押车的姑娘着急地喊，“小孩儿，把黄瓜拿回来，我们还要过秤呢。”

小孩窜过马路边的水沟，钻进了庄稼地。

男司机跳下车去追偷黄瓜的小孩，这时又有人偷偷伸手，从菜筐里掏菜。

押车的姑娘急得四下转，“别拿，这是公家的菜，我们交不了差。”有四五个人麻利地装满了菜，返身就走。

姑娘急得跳下车，从后面追赶，“快拿回来……”

拖拉机一时处于没人看管的状态。人们纷纷哄抢起来，一些过路的行人也加入哄抢。

姜海很快把自己的菜篮子塞得满满的。见霞子不敢动手，他抢过她的菜篮，帮她装满。

三五分钟的功夫，一拖拉机菜被抢去一多半。司机和押车的姑娘无可奈何地发动车子，东摇西晃地开往菜店。

人们一哄而散。

霞子催促道：“咱们快走吧。”

姜海说：“我歇一会，择择菜，我妈回来就能用。”

他坐在路边，把豆角掰成小段儿，掏出一根黄瓜，用手捋了捋浮土，咔吧咔吧嚼了几口，想起身往家里走。

突然，一辆吉普车，一辆大卡车，飞快地开过来，在他跟前停下来。

从吉普车跳出两个民警，从大卡车跳下十多个穿着矿上工作服，头戴深灰色安全帽，手持大木棒的“棒子队”员，呈扇形包抄过来。

姜海愣愣地望着他们。两个民警走到近前，其中一个三十多岁，满脸疙瘩的民警威严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姜海。”

“家住哪里？”

“矿上家属区。”

“什么职业？”

“学生。”

“刚才，有人哄抢送菜的拖拉机，你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姜海撒谎说，“我刚到这儿……”

“你的菜哪儿来的？”

“买的。”

“哪儿买的？”

“菜店里买的。”他用手指指前面。

“今天的黄瓜多少钱一斤，豆角、西红柿多少钱一斤，你总共买了多少斤，花了多少钱？”

民警问得很快，姜海回答不上来。

民警命令道：“拿好你的东西，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呀？”姜海想逃脱。两个“棒子队”员冲上来，把他押上卡车。

四

姜海被“棒子队”员挤在车厢中间，仍然是吉普车开道，卡车随后，开回矿区。

姜海被压进“棒子队”的大院里。

“棒子队”的位置比较偏僻。位于“水帘洞”前面的河边，是一溜平房独院，被隔着河的一排邮局、银行的平房挡在后面。

姜海被关进一间黑屋子里。大约关了半个小时，来人提他“过堂”。

屋里摆着一张长条桌。后面坐着四个人，中间是刚才抓他的两个民警，一左一右是矿上保卫科的田科长，“棒子队”的杨队长。

姜海和田科长的儿子是同学，他刚想套套近乎，田科长用眼神制止了他。

姜海的屁股刚挨到椅子。满脸疙瘩的民警啪地一拍桌子，大声喝道：“你老实交待，是不是哄抢蔬菜了。”

“没有，我真没抢。”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民警一挥手，从里屋走出一男一女，正是开拖拉机的司机和押车的姑娘。

“好好看看，认识他们俩人嘛。”

姜海连连摇头，“我不认识。”

“他们可认识你。”民警询问道：“刚才哄抢的，有没有这个人，大胆讲。”

押车的姑娘气愤地指着姜海，“有他，我看得真真的。”

司机也说：“确实有他。”

民警：“人证物证俱在，还想抵赖吗？”

姜海心想一点菜值不了几个钱，大不了赔钱呗。他爽快地承认道：“我是参加抢菜了。我愿意包赔损失。”

民警突然变得和气了：“我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你愿意不愿意？”

“愿意，愿意，”姜海忙不迭地说。

民警：“那么多菜，肯定不是你一个人抢的吧。还有什么人参与了，你揭发出来，可以减轻罪责。”

姜海刚想开口，突然看见田科长睁了自己两眼。他赶忙说：“我平时老上学，不怎么买菜。这些人都不认识。”

民警一劲摇头：“不可能吧。都是矿上的家属，总得有几个认识的，至少是脸熟吧。”

姜海正不知如何是好，田科长解围说：“隗所长，我看算了吧，一来捉贼捉赃，不按瓷实了谁也不认账；二来呢，抢菜的不光是矿上的人，也有村里的人，越扯事越大。”他拉上杨队长，“你说是不是老杨？”

“我看也是。”老杨说：“一样的青菜，他说是买的，你说是抢的。这不就扯皮嘛。”

三人同时看着一直没说话的民警。他是县公安局下来蹲点的干警。他庄重地点头，“首恶必办，重点打击。”

事情的结局，大大出乎姜海意料，他被按破坏抗震救灾、哄抢国家财产的罪名，判处八年徒刑。

粉碎“四人帮”以后，姜家不断“上访”，最后考虑到案发时姜海未满十八岁，而且不是带头哄抢，将有期徒刑改为“劳教”，从“茶淀”转到大兴县的一家农场。

Chapter 2 第二章

过了坨里镇，开始进入山区。

姜海挪到车门口。窗外的山，熟悉又亲切，人头山、口头山、大青山……车过磁家务铁厂，猛地拐了弯。

“哎，哎……”姜海不由得惊叫起来。

“你怎么了。”女售票员不解地询问。

姜海意识到失态，尴尬地说：“去矿上不是直着走嘛，什么时候改道了？”

她笑道：“都改两三年了。老桥成文物了，走新桥了。”

姜海讪讪地说：“我四年多没坐这趟车了。”

“二哥。”

姜海刚迈出车门，妹妹姜雪就欢叫着迎上来。

姜海兴奋地问：“小雪，你等得挺久了吧？”

“没多久，刚过去两趟车。”姜雪见他空着俩手，关切地问：“你没把东西忘在车上吧？”

姜海一摊两手，“我的东西都不要，就带着几块钱，几张证明。”

姜雪赞同地说：“这样挺好，重搭股，另开张吧。”

“哎呀，到底是亲兄妹呀，一见面就亲热得没够呀。”

姜海抬头一看，妹妹身旁站着一位姑娘，十七八岁的样子，瓜子脸，细眉大眼，梳着两条齐肩短辫。看上去漂漂亮亮，文静大方。

姜雪介绍说：“这是我二哥，姜海。”

姑娘咯咯笑着说：“我认识，印象特别深。”

姜海笑着说：“房山县、矿务局，认识我的人特别多，我认识的人却不多。”

“那是为什么呢？”她好奇地问。

姜海幽默地说：“当年我们一批犯人，四处轮流批斗。我在台上一亮相，大家就都认识我了。”

“你可真逗。”姑娘笑得更开心了，她认真地问道：“你知道我是谁吗？”

姜海仔细打量她，真是对不上号，就猜测道：“你是老牛的妹妹，娟子？”姑娘摇摇头：“娟子？还包子呢。”

“王叔家的淑芹，你姐姐叫淑敏？”

“我妹妹叫蔬菜。”姑娘机智调皮。

“得了，别欺负我哥哥了。”姜雪推了她一把，“哥，你猜不出来。她们家是新搬来的，住在咱家隔壁。”

姑娘大方地伸过手来，“我叫白雅丽，和小雪是最好的朋友，以后多关照。”

姜海赶紧把两手往衣服上蹭了几下，握住她的手，“互相关照，互相关照。”

雅丽微微皱了一下眉。姜海不好意思地抽回手，讪讪地说：“我的手又粗又硬，硌着你了把？”她微微红了一下脸，连忙说：“没关系。”

姜雪催促说：“咱们回家吧。我得帮着做饭呢。”

三人说笑着往矿上走。

转过一道弯，是矿上最热闹的地方大桥头。一座建于五八年的水泥桥，横跨在大石河上。大桥有些特别，桥面一边走矿上运煤的小电车，另一边走汽车和行人。

房山人管大石河上中游流域叫“河套沟”。磁家务是进出“河套沟”的山口，来往的车辆很多。以前都走这座大桥。由于桥面较窄，经常堵车，后来在这座大桥的上下游，修了两座新桥。这座老桥主要供行人通行。

姜海放慢脚步说：“变化不太大，小饭馆还在。多了点做买卖的摊位。”他抬头望望河对面，询问道：“老菜店还在吗？”

姜雪说：“地方还在，现在改做冰棍、汽水了。菜店又搬回食堂对面了，不过菜更少了。”

“那为什么呀？”姜海问。

“分田到户了，老乡们把好菜都弄到集市上卖高价去了。”雅丽快人快语地说。

姜海问：“附近哪里有集市呀？”

姜雪回答：“最近的是坨里集。”

雅丽说：“河北镇也有，还净上山里边的特产，核桃、柿子、栗子，有时还有野鸡、野兔子。”

姜海提议说：“哪天咱们到集市上玩玩儿。”姜雪和雅丽高兴地直点头。

大桥对过，是矿上的大门。一大两小的门洞，门梁上竖着一米来高的红漆大字：“水平煤矿”。

进了大门，路边是一个二层楼，一层的雨搭上竖着红漆大字：“水平煤矿百货商店”。

姜海说：“我走以前这叫‘大合（作）社’，只有一溜小平房，什么时候也盖成楼了。”

雅丽建议说：“咱们进去转转？”

“没什么新鲜东西，”姜雪不想进去，“我妈等我回去做饭呢。”她怕他俩不高兴，忙说：“先回家吃接风宴，这商店以后一天逛八回都行。”

雅丽和姜海虽然初次见面，却彼此心生好感，雅丽建议：“小雪你先回家，我陪二哥逛会儿商店。”

站在商店门前，雅丽上下打量姜海。他里面穿着一件黑色高领衬，外罩砖红色暗格厚上衣，深灰色裤子，松紧口白边布鞋。她忍不住笑了。

姜海有些尴尬：“我是不是还像个犯人呀？秃头，黑脸，贼眉鼠眼……”

雅丽笑着摇头，“那倒不是。你这打扮跟这季节也不搭调呀。你穿这么厚不热呀？”

“是挺热。这边天气热。”

雅丽想了想说：“一楼卖食品，就不逛了。咱们直接上二屋，挑一件好衬衫，再来一条好腰带。立马变得又精神又凉快。”

二

姜家原来住在大梨园家属区，那里地势比较平坦，交通比较方便。家属区前面就是通住房山县城的公路。

地震那年，建在大梨园的工人俱乐部，被震得成了危房。矿上动员住在俱乐部附近的几排房子职工搬迁到别处，说是翻建俱乐部，后来俱乐部改建到别处。腾出来的地方建成了楼房。

姜家搬迁到东沟家属区。

东沟家属区的房子建在一条山沟里。住户比较杂，有新分房的，有搬迁来的，有特殊时期落实政策的，有工伤家属安置的。

姜运果打小在平原上长大，本来就觉得在山区憋屈，这下更要命，被赶到一个山沟沟里。他管东沟叫“葫芦峪”。

让老姜高兴的事情也有一些。东沟的房子质量比较好。别的家属区大多是石头墙，石板顶，东沟是灰砖红瓦，里面空间大，而且都是独门独院。

东沟荒地很多。退休以后，老姜在山坡上开了三四块荒地。用树枝、葛针扎上篱笆。种上茄子、豆角、辣椒、玉米……这种地缺水少肥，一般人不愿种。

老姜爱种地。没肥料，用炉灰加粪尿积肥；缺水，用塑料桶往山上背。开荒种地，不仅补贴了家用，而且也能散散心。

吃完晚饭，老姜背着水上山浇地。姜大妈收拾完家伙事儿也去山上找他。俩人商量给姜海接风洗尘事情。

老一代矿工大多是单职工家庭。媳妇一般没有正式工作，有的还是农业户口，因此在家一般做不了主。

姜运果的老家在河北省固安县，解放初参加了志愿军，退伍后分到北京“六建”当建筑工人。五几年，支援煤矿建设，老姜和二百多名工友从城里来到山区。他在井下挖了三十年煤，落下了职业病——矽肺。

老姜没有多少文化，也没有什么心机，一辈子混得气不顺。他不怎么主动和别人交往，特别是姜海出事以后，老姜觉得很丢面子，更不愿意出头露面了。

姜大妈顺着山道往上爬，爬过一个小山包，又拐了一个大胳膊肘弯，才到了自家的几块小片地。

这些山地以前是生产队的梯田，生产队解散以后，这些地退耕还林了。大的地块种了一些松柏树苗，小块地就撂荒了。

老姜正在修理豆角架。姜大妈进了篱笆门，帮着他给蔬菜浇水。俩人各自干完了活。姜大妈催促说：“别在地里待着了，擦黑儿蚊子都出来了。”

俩人往前走了几步，站在一条地埂子上，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东沟家属区，和远处的民房、厂房、公路，以及对面逐渐模糊的一层层的山峦。

老姜感慨地说：“没想到呀，折腾了半天，最后在这山沟沟里窝了一辈子。”

姜大妈说：“在哪儿都是过，随遇而安呗。”

老姜真心地说：“山里养穷人。只要你勤快，舍得力气，在山里就能过得挺好。在城里呢，没钱一天也混不了。”

姜大妈建议说：“咱们在前面的山包上歇一会，那里有活风儿，蚊子待不住。”

姜大妈提拎着篓子在前边走，老姜慢悠悠地跟在后头。

山包上经常有人乘凉，随意摆了一些石头。俩人紧挨着坐下来休息。

姜大妈装作无意地说：“海子快回来了。”

老姜漫不经心地说：“不是还有两天呢吗？”

姜大妈算了算说：“是还有两天，下礼拜一。”

姜大妈小心翼翼地试探：“叫上老大一家三口，咱们改善一下呗？”

“哼，”老姜不满地嘟囔，“他还有功了。”

姜大妈劝解道：“孩子那时不是还小嘛。别人偷驴他拔橛儿。这些年孩子肯定亏嘴……”

老姜挥了一下手，“你看着操持吧。可有一样，不准声张，不请外人。”

得到一家之主的允许，姜大妈张罗着借钱、借粮票、借肉票，发动闺女和儿媳妇买粮食、买菜，娘儿几个忙活了一两天。

三

雅丽帮着姜海挑选了一件浅黄色的的确良衬衫，一条牛皮腰带，路过俱乐部，雅丽让他在僻静处换上新衬衫，扎上新腰带。稍微一倒饬，人精神了许多。

俩人边走边聊。雅丽认真地问：“你在乎别人说你以前的事嘛？”

姜海坦然地说：“我不在乎。就算我想隐瞒也隐瞒不了，”他笑着说：“我可是出了名的坏人，你最好离我远点儿。”

雅丽说：“我听说你挺讲义气，要是当初你咬别人，那折进去的人可就多了。”

姜海自豪地说：“男人嘛，不敢扛事儿还成。”

雅丽高兴地说：“现在像你这样的男人不多了。我们那帮男同学，一天到晚就知道瞎玩儿。”

走了一会儿，雅丽好奇地问：“听说局子里都得挨打挨饿，是真的嘛？”

姜海认真地说：“挨饿是真的，早晨一块发糕一碗稀饭，还没走到地头呢，肚子就咕咕叫了。挨打不一定，要看你是横还是怂了。我没怎么挨打，净打别人了。”

“真得嘛？”雅丽表示怀疑，“听说那里面成帮结伙的，你斗得过人家？”

姜海扬起手腕，“你看看，这是什么？”

雅丽停下来，仔细观察，他的手腕上有一些暗红色的疤痕。

“这都是打架，戴‘狼牙铐’，蹲‘小号’留下的记号。”他得意地说：“告诉你吧，咱北京大爷，到哪儿都不能倒了架子。别的事我不敢说，以后谁要敢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雅丽连忙摆手：“现在讲依法治国，不能动不动就动粗。”

姜海点头说：“我的原则是‘不惹事，不怕事，少管闲事’。”

“这就对了。”雅丽问道：“你以后怎么打算？”

姜海不加思索地说：“最好找一个挣钱多，收入稳定的单位上班，要不然就想点别的能挣钱的道。反正我不想下井挖煤……”

雅丽点头认可。